

你给我试试看
——给我的弟兄们
刘锦昌

如果说大学这件事情很乏味，我不得不承认头重脚轻。当彼德·潘不能再安慰我，我必须寻找另一种安慰，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如果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只有一如既往地活着，即使支离破碎，即使心灰意冷，如果需要浅薄就选择浅薄，如果需要安慰就寻找安慰如果必须失去那么就失去的失去，并且相信安慰是一种力量。

我能够告诉自己我有一流的幻想二流的故事三流的文笔四流的容貌五流的品味六流的幽默七流的巢穴八流的健康九流的生活。因此我拥有的是九流的人生。并且这件事情并没有打击我。

第一章

1

春天我会想起万子来，实际上万子就一直在我身边儿，她是那种我看在眼里心里还想着的那种人。挺符合一本书名——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的话。当时，万子声称自己还是一个女孩子，这一点似乎是谁也管不着的。倒是她的那些话波浪一样在我脑子里荡，总有一天卷得起千层浪。

“春天只要下点儿雨我们就完蛋了，”万子说，“所有的动物开始发春的季节，雨一来就给了一点儿催化剂，于是荷尔蒙蠢蠢欲动了。这雨它妈湿乎乎潮乎乎闷骚骚的，要不做点儿爱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天，活该要被雷劈了。”她就不能文采一点，诗意一点，浪漫的爱情经她的口里出来就跟泼了硫酸一样面目全无。万子毒得很。据说这是因为这个女人喜欢使用语言暴力，欣赏暴力美学。于是万子的表情枪炮玫瑰的样子，又很刀枪不入。

春天得播种。淫雨霏霏时，万子挽着裤管和袖子踩

着一双拖鞋摆出一幅农民相地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说。说这话的万子如同一个归园田居的隐士，嘴里吐出来的却是：春天的那片处女地啊……春天的那片处女地又让她发愁了。

到底是春天来了，这个说连爱情也要冬眠的万子，到了已是春天的今天，终于冰消雪化，葡萄酒开始作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万子那句话我们往往只听得前半句，后半句仅处在初级阶段就已经胎死腹中了，后来万子总是说她还没有想好。我想坏了，想不好了。

前半句话，万子的肺腑之言，足见她的坦率，却仍是让万子讨了不好的名声——普天之下色女一枚也。这一点，千千，东瓜，我视之为真理，深信不疑。万子，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六月无从飞雪。万子深信自己只黄不色，于是名人一样很大牌很潇洒地甩甩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东瓜指着万子的背影一本正经地说：“有个性！二十年之后我发财了——包装她。”

在这里先提一下这个自以为慧眼识英才的冬瓜，他就是那种拿着放大镜看过了《本能》以及无数毛片儿都要矢口否认的人。当然，礼尚往来，冬瓜说我是那种抱着扫把站在讲台上唱完歌对着空气鞠躬说谢谢的自恋狂。看上去他似乎很想跟我扯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扯平，他从来不知道 Ladyfirst！他指着我的脸说：“Nolady！”我面前的 gentleman 少得难以言表。

忽然有一天——

万子问我有没有盐——万子，有了喜欢的人就会问我有没有盐，凡是万子喜欢的人，她都要跟我要盐，把他们腌起来，腌在她心里。缘自于她不知道在什么鬼地方读过的一句小诗——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她的言论往往骇人听闻，很惊世骇俗。到目前为止，我为她专程去超市买过六次盐。所以万子的这句话算是给我发信号，我会条件反射地直奔超级市场。

千千问我有没有小说——千千，分不清肉和小说，

两样东西摆一起她自始至终只吃素。21 世纪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素食主义者，这样的人是世纪的宝贝儿，于是我不得不满足她已尽我在阳间的一点善心。我只是希望上帝看在这份上不会让我死了下地狱，排着队我也要上天堂。

东瓜问我有没有毛片儿——我只是一次不小心看了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告诉东瓜这个电影很劲爆，东瓜看完了对我说了三个字——三级片。接着就是频频打听毛片的事，仿佛我忽然之间就是色情电影生产基地。他就不能单纯一点儿，想想色即是空吗？万子说这是男人的本性，介意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能阻止一个人吃糖，你就给他更多的糖直到他自己腻烦为止。在万子的眼里，她对于异性的了解永远超过我，而且永远超前。东瓜上黄色网站看 A 片，美其名曰——高等教育。他窝在大学里受的高等教育足够把他的私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东瓜希望我做的，“我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听完了就过去了！”他就是想风过无痕。这一点让我很后悔当初军训没有打靶，否则我就是瞄得再不准也能把东瓜给毙了。

这一次，今年的春天又开始下雨，下得有点乱七八糟，看着那三个人都有点嗷嗷待哺的样子，我清楚地明白一句话“有奶就是娘”，但，我终于心一横：“我一无所有只有满头秀发。”于勒·桑多甚至还说过只因为过去秀发满头，我们今天才秃顶。所以秀发满头的现在的我很担心来世是否会真正遭遇秃顶。

然后，我操起西瓜钥匙扣上的小刀拉下头发说有没有人要，要的话我愿意断了这三千烦恼丝。

三个人过路人一样拍拍屁股走开，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当我的话放屁。

我再次很正经地交待一下，我很喜欢西瓜，当然我也喜欢万子、千千这自然不必说。只因为西瓜是男的，不得不另当别论以显示我有性别观念但我不分彼此。

不管我对西瓜如何情深义重，他总有办法视而不见，并且尽量对我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来显示朋友是用来出卖的。

西瓜说你是得找一个人把你这社会问题给解决了。

这话东瓜对万子和千千也说过，在她们也是孑然一身之时。而后只剩下一个我。说这话的东瓜很急，如同嫁了女儿之后他可以去环游世界。我知道他绝对寂寞，于是我说：

“L大里没有帅哥，配不上我，入不敷出，摆明了就是亏本生意，不做。”实际上至少我认为我们年级里已经没有像样儿的了，否则万子应该也不会吃嫩草，还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打饭窗口处。再找不到，万子得等到下一学期开学，独自感叹出一句“那人却在新生报到处”。

“上其它地儿扫描扫描，没准儿命犯桃花走了狗屎运捡一个也不好说，再说总搞近亲影响文明发展。”

“其它地儿太远了不好天天约会。”我不耐烦地告诉东瓜，我是一个懒人。

“时下约会正土，现在流行同居。”他理所当然地理解成我是一个烂人。

“我没钱，你有钱吗？”

“废话，你跟谁住谁交房租，你要跟我住我就

交房租。”语毕，藏在衣领底下坏笑。

“行，拿钱来。美女其实并不怕野兽。”因为美女的美是刀枪不入的。

“怕的人好像是我。”东瓜不怕死地笑。

如果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会考虑对东瓜做一回野兽。他太得意了，得意了接着就会失意这是乐极生悲的规律。没一个星期东瓜就让自己老婆给甩了，浪费了我三块钱给他买了罐啤酒，谢字也不蹦出一个，早知道我就该拿着可乐瓶到食堂去接洗锅水，让他撕心裂肺地痛，痛到哭，哭到累。

东瓜说我是野兽这件事情我并没在意。我相信我还是 beauty, 做 beast 也是要一定资本的，偏偏我又穷。

2

万子成功地把她的腌菜男人弄到了手边。确切一点儿说就是万子勾一勾手指引来一群狼，与狼共舞之后，万子挑了她原来想腌起来的那只。腌菜比万子小一岁，

按正常发展过程，也就是要低一年级。我第一眼看见腌菜只有三个字——帅……我晕。接着就是一个要倒的动作，直被万子骂没志气，这跟志气有屁的关系呢，一见倾情再见倾心三见倾城，我就不能倾倒么？“好吧，帅——我倒！”我说。万子深情款款地剜了我一眼，我除了礼尚往来回她一眼别无它法。我不曾想到万子也有跟我一样的癖好，这么注重外表，这让我心里很是一乐：万子——我的知己，志同道合。万子背地里一定说我要跟你志同道合就见鬼了。她不屑与我为伍，为此她甚至说愿意与鬼同行。我拿她的话当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一往心里去我就怕得不行。

我深知万子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一个漂亮女人只会带来两种惊人，如果她不惊艳，思想绝对惊骇。我相信这是真的。

万子是第一个走出宿舍的人。

那天晚上，学校里的年轻人拿女生节当情人节东瓜给我们几个过妇女节给万子千千送花给我送牛肉干的日

子，一派喜庆。万子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这扇米黄色的门自言自语地问了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不管在万子还是在我们看来，这一扇门代表的不只是门里与门外空间的分隔，更多的是观念问题，一个有些人视之无关痛痒有一半人视之堕落的问题，一个一旦走出去一切就变了的问题。

万子对着门想了三秒钟：走？不走？走！

三秒钟之后万子干脆利落地把所有生活必需品打了包往书包袋里一塞，像是要去非洲旅行，我想万子终究还是给了自己机会，实际上她已经打定了主意，否则她会说：“不走？走？不走？”在三秒钟之后自动留下来。

将万子送到宿舍楼门口，我和千千最后一次问道：“万子你想清楚了没有？”我舍不得万子，少了万子，我们的生活简直就不能称之为生活，垃圾成堆，我们似乎前途一片黑暗，再也活不出人样。但是我认为她的见色忘友很对，对得一塌糊涂，对死了！就因为她是万子。

万子走出去的问题不同往日，往日我们只是一群耍嘴皮子吹牛过日子的家伙，一伙看上去可以在人面前脱

得精光骨子里还穿着棉袄的保守分子，万子也只是黄在嘴上。

万子在我留恋的眼神下，深情款款地看着我们，良久嫣然一笑，媚得死人。靠着这笑她迷倒了无数人又只能捡一个，千千说这欠的也算是情债。这个千千有把一条绳子解释成一条道理的本事。

三秒钟后，万子终于说不用想了，我想试试看。似乎走不走这个问题被她想得太彻底，以至于我，千千，东瓜，我们仨没有说话的余地，哑巴一样一声不吭，更像是在默哀。是的，这种状态在下一秒要改变了，到底要发生什么？在现实面前，我们都无能为力。

万子说我还活着不用我们这么好心给我节哀，哪天我不在了你们只给我收收尸要是良心上过意不去就给我送一花圈吧我谢谢你们了，现在，我不是进监狱你们把苦瓜脸皮给我扒了开开心心地看着我走，再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感觉到一滴湿湿的东西滴在我的手上，该庆幸我还不是一只冷血的动物。我真高兴，怕掉更多的眼泪，

于是抬起头，企图让没营养的咸水倒回去——于是半空中悬着一只矿泉水瓶子一只手，回头一看，冬瓜站在后边，很猥亵地看着我。顿时我的心里火气像手榴弹一样爆了，只能一脚踢开他，尽给我坏事的冬瓜，再一次扯了我后腿，我只恨踢得太轻，他没在太平洋里待着。

万子说过我们中间总得有人要先走出去，不如就从我开始。我它妈就在那一刻想起无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那个人就是谭嗣同。我忽然又想起很多人的“我以我血溅爱情”那个词儿来了。真它娘的……做作！

所以我开始有一点烦这个春天，滥情的友谊滥情的恋爱和潮湿的春天潮湿的雨甚至还有潮湿的冲动，这个春天不同以往。我想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切不同以往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如既往为什么彼德潘不能再带给我安慰？

我想只要万子走得欢喜我们无话可说，我们都是大孩子了，知道自己有责任存在，这应该够了，即使有一

天我们发现也许自己伤害了自己，但是这是选择，我甚至认为即使我们很坏很激烈很残缺，我们仍然是好孩子。我第一次对万子说道：“你就给我试试看！”

万子就试了。

万子就这样跟腌菜同居了。万子成功地走了出去，留下一系列扫尾的工作，我和千千的死活先不管，最大的工作是万子的妈妈，远在天边去像雷达一样盯着万子。时不时地电话过来三令五申道：“我告诉你，不准给我谈恋爱，正儿八经地把大学给我念完！”她在教训万子的同时含沙射影也训了我和千千一顿。这是我最怕的，我也有老母，她对我的操控也达到了一种忘我境界。双重打击令我如同遭到重创，元气尽失：“这个学是念不完了！”

话说回来，万子的妈妈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更是。被万子抛弃了的我们仨忠心耿耿地勉励万子——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黑色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要用来寻找光明

3

努力摆脱雷达的控制就是光明。

4

万子的妈妈，过来人，辣老姜，侦探一样时不时一个电话搅得我们乱七八糟，说话越来越套不上自相矛盾得不行，只得拔了电话线求日子安宁。还好，网络还在，QQ 还在，地下活动照常进行，用 QQ 跟 N 多人联系，于是整天要死不死的在网上挂着。直到有一天，王子郑重其事道：“我妈逼我给她申请了一 QQ，她那儿你们榜上有名了！”我听得一时忘情，没关机直接按了电源开关，我甚至感觉电脑变成碎片向我迎面飞过来，搞得我支离破碎遍体鳞伤。

如果万子的妈妈十面埋伏，我们只能四面楚歌。

5

万子的事是这个春天的前奏。

腌菜大放血贿赂被万子抛弃的我们仨，大概是想要万子跟他登记，他的目的写在脸上——纯粹只是想套牢万子。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呢？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当然万子不干，这摆明了跟傻子做游戏，更不能把自己绑住了，吊死在一棵树上的滋味儿没试过，但绝对不好受，提到一个死字，还跟吊连在一块儿，骨头一秒钟里就能结冰。我们不是怕死，我们只是热爱生命。千千的书面教训又来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除了千千，任何一个在我耳朵这样聒噪的人，我都有冲动把他踹飞。但是千千不行，千千是我的室友我的朋友，这层关系如同孙悟空遇到唐僧，中间牵连着一一条金箍咒，令我欲罢不能。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搞明白，如果我和我的朋友们相亲相爱，为什么这几张脸想起来往往令我不寒而栗。据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底有多铁的问题。

说到腌菜，我只能想他可能是疯了，失心疯，爱万子发了疯。要让万子答应这事儿我们更觉得任重道远，可能性小得简直就是负数，当然，针对腌菜那副能令我无数次晕得倾倒的帅相，我不好意思拿出负无穷大出来，

实际上就是。这件事情我不是很敢轻举妄动，坐在一大桌子菜面前不敢开动，一壶接一壶地喝茶，接二连三地造访 VVC，像是一场鸿门宴。也许我能理解腌菜。青春涌动，我们到底年轻，自认为刀枪不入，自认为想到就要做，自认为能做一切冒险，最最多的就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

我有时候自作多情认为自己成熟到理解任何男人或者女人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他们说我屁都不懂，他们又懂了？

腌菜的这件事情无疾而终，从此不再有此类不营养举动。

万子仍然还是万子，万子仍然很好，跟腌菜跟我们跟同学跟朋友跟全世界都很好。万子把宿舍当成了娘家，隔三差五地回来住一晚，必定把宿舍收拾得干净得不像样，我和千千一直舍不得搞脏了，饭盆里也想套上保鲜袋了再打饭，理由很正当——免洗！